

口 红将军 的凯旋

巨海荣尊◎著 陈菲菲◆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回红将军的凯旋

「日」海荣尊◎著 陈菲菲◆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2009-0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红将军的凯旋 / (日)海棠尊著;陈菲菲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53-864-6

I. 口... II. ①海...②陈...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140 号

Jeneraru ruju no gaisen © 2007 by Kaido Takeru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karajimasha,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karajimasha, Inc.

Through Beijing SMSQ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09 by Beijing Minds&Action Book Distribution Co., Ltd.

特约编辑: 刘志红

责任编辑: 颜楠 金金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口红将军的凯旋

[日]海棠尊 著 陈菲菲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87900345

E-mail: hrbcbbs@yeah.net

网址: www.hrbcb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80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864-6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主要人物简介

速水:速水晃一。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紧急救护中心部长,精明强干。由于在重大的急救医疗现场指挥若定,被尊称为“将军”。

如月翔子: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ICU(重症监护病房)护士,工作干练,业务熟练,心态单纯,经常从治病救人的道义出发,屡屡突破医院僵化的规条。

冴子:水落冴子。当红女歌星,有“极乐鸟”之称。在一家名为“Black Door”的爵士酒吧演唱时,食道静脉瘤破裂,被观众中的如月翔子送往东城大学急救。

城崎:水落冴子的经纪人。

小夜:浜田小夜。儿科病房的护士。如月翔子的好友。

佐藤:东城大学附属医院急救部门的第三号人物,急救经验十分丰富,是急救科消化器官手术领域的专家。

五十岚:东城大学附属医院急救部门副部长,停职中。

权堂:儿科病房的主任,为人刻板。

久保:久保圭子。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ICU(重症监护病房)主任。

猫田:儿科病房的护士长,为人外柔内刚,颇有远见。有“千里眼”、“睡猫”之称。

花房:花房美和。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ICU(重症监护病房)护士长,有“猎鹰”之称。

田口：田口公平。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万年讲师，不明病症倾诉门诊（又称牢骚门诊）负责人，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为人内敛而有决断。

藤原：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不明病症倾诉门诊专职护士，在医院内有广泛的情报网。

高阶：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院长。

丹羽：年长的随军护士，主任。

白石：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长。

森野弥生：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ICU（重症监护病房）护士。

松井：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总护士长。

奥寺：儿科教授。

三船：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事务长，主管医院财政大权。

黑崎：黑崎诚一郎。内脏统驭外科教授，东城大学守旧派魁首。风险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

兵藤：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学研究室的助手，精神科副教授，医务主任，外号“走廊笨鸢”。

岛津：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MRI 的专家。

姬宫：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ICU（重症监护病房）实习护士，厚生劳动省大臣官房秘书科职员。

神田：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放射线技师。

沼田：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伦理问题审查会的委员长。为人守旧、刻板。

白鸟：白鸟圭辅。厚生劳动省大臣官房秘书科附属技官，处世圆滑而有决断。

目 录

第一部 潜航

序章 海底	1
1 章 橘馆·紧急抢救	3
2 章 染血的将军	14
3 章 承诺的缝隙	23
4 章 橘馆的不良债权	31
5 章 猎鹰与睡猫	43
6 章 细条纹西装男的经济封锁	48
7 章 多重阴谋	61
8 章 Honky-tonk·Girl	67
9 章 新人的陷阱	77
10 章 沉默的少女	88
11 章 直升机急救队	104

第二部 加冕

12 章 红砖的泥沼	111
13 章 田口讲师的灾难	120
14 章 藤原护士网	123
15 章 Ethics·Entry	128
16 章 旧友	138
17 章 口红将军的传说	146
18 章 伦理泥沼	155

19 章 天窗的歌姬	165
20 章 食火鸡的告知	172
21 章 陷入泥沼的将军	179
22 章 司法与伦理	192
23 章 医师法二十一条的影子	202
24 章 猎鹰美和	213
25 章 风险管理委员会	220
26 章 审查会的临终	237
27 章 将军的退场	245
28 章 大结局	250
29 章 面试	270
终章 海角	279

第一部 潜航

序章 海底

海底，男子独自一人静坐在椅子上。有规则的电子音如同潜水艇探测仪发出的声波一样在耳边回荡。男子面前摆放着十二台监视器，画面无一例外地显示着一张白布覆盖着的床。当中来回走动的白衣人仿佛玩具屋里的玩偶。

杂乱无章的桌子上静置着一架精巧的直升飞机模型。机身被银色的涂料涂了好几层。涂料之外，还掺杂着男子的心绪。

时钟的指针指向两点整。此时此刻究竟是凌晨两点钟还是下午十四点，男子不得而知。他的视线茫然地落在监视器那单调的画面，眼神时而显得黯淡时而显得有光芒。

突然，其中一台监视器的画面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红色，男子面无表情地拿起话筒。

“三号床，请确认。”

玩具屋里的白衣人立即执行男子的命令，但画面上仅仅呈现出无声的行动。随着红色的逐渐消失，男子的世界又回复了原来单调的颜色。

玩具屋里的白衣人用机械的电子音回答道：

“速水医生，强制呼吸。”“继续给以充分镇静。”

“十分抱歉。”

画面的另一侧，有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男子的眼。

男子关掉话筒的开关，闭上眼睛。他的周围，又是一片海底的深邃。

沉沉地坐在黑色椅子上，男子不由得回想起过去：究竟有多少生命从这监视器的画面里消逝了。

各监视器里的心电图仪一齐发出规则的电子音，如潮涌般充斥在男子的周围。

1 章 橘馆·紧急抢救

12 月 14 日星期四晚 11 点橘色新馆 1F·紧急救护中心

深夜,救护车疾驰在暴雨中,伴随着警示灯的闪烁和警报器的呼啸声,平静的夜空被撕裂了。

如月翔子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着平躺在她面前的冴子:每次剧烈咳嗽后,吐出来的东西都夹杂着少量鲜血,呼吸微弱,血压下降,出血量应该是相当之大。吐出的血呈暗红色,可判断其为静脉血。这种状况恐怕是食道静脉瘤破裂,必须尽快进行紧急内窥镜治疗才行。翔子拉起冴子的手,从容地给她测量生命体征:脉搏 130,血压 80/40。如果不立即施行救治,她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试探着问话,冴子毫无反应。翔子又暗暗地掐住她的手腕,这时冴子因疼痛发出了一声几乎轻不可闻的呻吟,翔子于是放下心来。继续检查,又发现冴子白眼珠有轻微发黄,这意味着患者还可能患有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这种状况,到了病房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血液检查。

车子里萦绕着救护车的警笛声,散发着汽油的味道。坐垫很硬,跟军用吉普没什么区别,这样的车内环境很难称得上是良好。因为工作

关系,翔子可以说与救护车有着颇深的渊源,但真正乘坐,这还是第一次。雨还在下,雨点有力地击打在救护车昏暗的窗户上。

比座椅还要再硬上一倍的床上,冴子躺着。

她穿着一件被乌黑的血渐渐渗成深红色的礼服。在倒下的前一刻,还在舞台上放声高歌的传说中的歌姬——水落冴子……翔子的思绪还飘荡在歌姬悠扬的歌声当中,她未曾想冴子会像那脆弱的葡萄酒杯一样突然坠地,破碎一地。

翔子是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坐在救护车上,她想着发生的这一切,开始整理自己凌乱的记忆。

临近年终,医院组织大家开忘年会。宴会结束后,大家顺路在一家名为“Black Door”的爵士酒吧又聚了一次。在儿科的同事浜田小夜护士被迫登台演唱一曲后不久,站在舞台侧面的水落冴子就吐血昏倒了。翔子想都没想就冲上舞台,同时示意台下观众马上叫救护车。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众人不知该如何是好。

救护车里,翔子一面观察着冴子苍白的脸色,一面冷静地为其测量生命体征。浜田小夜愕然地注视着翔子的动作。这时,车上的无线电话响了。

“东城大学医学院紧急救护中心满床,无法收留病患,请您到其他医院救治。”

翔子一把从救护人员的手里夺过话筒。

“请问负责人是哪位?”

话筒对面传来短暂的沉默,对方用试探的声音询问道:

“你是?”

“急诊中心的如月。”

“欸,你说你是翔子?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吗?”

语气一下子变得随意起来。

“会开这种冷玩笑的话,你是……”

“没错,就是我佐藤啦。”

话筒对面有片刻的迟疑。翔子的做法也合情合理,然而急救现场并不会单单因“情理”二字就会有所改变。不,是不可能改变的。翔子凝神屏息等待着回答。佐藤的声音发生了变化。

“ICU 病房是真的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不过假如翔子你能找到一张空床供治疗后使用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翔子当即回答:

“傍晚的时候,橘馆二楼的特别病房刚空出一间。治疗后应该可以先安置在那里。”

“患者是阿姨吧?二楼可是儿科,应该不会接收吧。”

“没关系,情况紧急嘛。”

“真是败给你了,这样做可以吗?”

佐藤虽然不情愿地抱怨了几句,不过还是很快就答应了。

“好吧,我接收她。你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我要是还不接收她,日后肯定会被将军训斥。先是切断单腿,然后又是 SB 管治疗,今晚还真是厄运连连啊。”

“谢谢。改天一定报答你。”

佐藤不由得苦笑起来。

“你都拿这句话骗过我多少次了。这回我可不会再当真了。”

挂断电话,翔子心情舒畅地告诉救护人员:

“东城大学紧急救护中心,可以接收。”

“橘馆是吧,明白了。”

警笛依然高声呼啸着,红色的警示灯一明一暗地闪烁着。光的律动也减弱到与冴子的心跳呈同一频率。戴着面罩的救护人员以赞赏的目光注视着翔子泛红的脸。

救护车驶进医院门口,无声转动着的红色警灯宣告着救护车的到来,灰色大门自动打开。身穿蓝色手术服,戴着一次性口罩的 ICU 工作人员已经在旁边等候了,救护车刚一停稳便纷纷涌向担架。翔子迅速

把冴子的生命体征告知对方：

“脉搏 130, 血压 80/40, 呼吸微弱, 20perminute(每分钟 20 次), GCS(格拉斯哥昏迷量表)是 200。”

“做得很好!”

佐藤一面说着, 一面接过担架。随着周围护士的招呼声, 一股蓝色奔流朝 ICU 涌去。本想随着人流一同进去的翔子一回头, 看见跟随冴子一起来的中年男子城崎及浜田小夜都呆呆地站在车里一动不动, 便冲二人招招手。

“你们两个发什么呆啊。救护车已经没用了, 快过来吧。”

二人这才慌慌张张地从救护车上跳下来。

ICU 急救室里, 响起翔子烦躁的怒吼声:

“傍晚的时候特别病房明明空出来一间的啊!”

电话对面的怒吼也丝毫不输给翔子:

“所以我不是说过了, 那间病房已经有患者预定明天入住了。”

“权堂主任, 这是名急症病人。不管怎么说, 能不能先让我们住到明天早晨? 明天早上我这边会再想办法。”

“这件事情不在你的权限范围内, 不要轻易承诺。床位管理是看护长和主任的权限, 不是你一个普通护士说住就能住的。既然今晚儿科病房的负责人是我,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再说了, 儿科病房原本就没理由去接收一个食道静脉瘤破裂的患者。”

翔子气得咬牙切齿, 但是面对不知变通的主任, 她无计可施。

“我知道了, 我再问问别处。”

翔子狠狠地摔了电话, 呼吸也因愤怒变得急促起来。

“不行吗?”

实施了紧急内视镜治疗, 并把 SB 管留置到患者身上后, 佐藤一边脱塑胶手套一边问。这时的翔子仿佛已经重新打起精神, 笑着回头看了看佐藤, 说:

“权堂主任顽固得像块石头。今天要是猫田护士长值班就好了。”
“可猫田护士长不是没值班嘛。事到如今就不要抱怨这些了,只会平添烦恼。今晚是真的满床,可也不能把病人就这样放在治疗室里不管不顾。”

“我再问问,看本馆还有没有空床。请放心,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那就拜托你了,如月大神明。”手插在白色工作服的口袋里,靠在墙上的佐藤答道。然后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又补充了一句:

“翔子啊,关于刚才对生命体征的报告,你又把 GSC 跟 JSC(日本使用的意识障碍程度分类)搞混了,你刚才说的是 JSC 的数值。”

“糟糕,又搞错了!”翔子懊恼地吐了吐舌头,视线迟疑地投射到半空中。

“那 GCS 值是 6 分吗?”

“很可惜,正确答案是 7 分。其实也无所谓了,反正只要清楚是什么情形,用哪个都可以的。”

翔子摇摇头,说:“那可不行,专业术语用错会被将军责骂的。”

“太可怕了,千万不要牵扯到我了。”

对佐藤的话置若罔闻,翔子径自拿起话筒拨号,

“五楼内脏统驭外科病房吗?请问你们现在有空病床吗?啊?对,我是 ICU 的如月……是,您说的我都知道,那么究竟是有还是没有?这样,打扰了。”

挂断电话,瞥了佐藤一眼,翔子嘟囔道:

“没有就早点说没有,啰里啰唆讲那么多废话。我可没时间听你闲扯……六楼消化器官肿瘤外科病房吗?请问你们病房现在有空床吗?……我想也是,我知道了……”

话说到一半,翔子捂着话筒责备似的看着还在发呆的浜田小夜,说:

“别发呆了快帮忙吧。我从下往上问,你从顶楼开始往下问。”

小夜一听，惊跳起来连忙去拿话筒。依旧是那么愚笨，没有指示就不知该怎么做。翔子忍不住在心里迁怒小夜，对六楼护士令人不悦的冷淡话语也充耳不闻，转而拨起七楼的电话号码。

小夜突然喊道：

“翔子，他们说特别病房空出来了一间。”

翔子惊讶得停止了正在拨电话的动作，紧紧盯着小夜：

“空了一间？太幸运了！简直是圣诞奇迹。到底是哪里啊？”

“十二楼，神经内科病房。说是特别病室。”

“是天国之门啊。我都忘了还有这招。”

翔子从小夜手里抢过话筒，一旁的佐藤也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东城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十二楼，神经内科病房，又名极乐病房。关于这个别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此地是离天堂最近的病房；一说是，对值班的护士来说，这里轻松愉快得宛如极乐世界。特别病室被称为“天国之门”，专为VIP而设。据说室内装修豪华，可实际进去看了也不过如此，与普通特室并无区别。

把冴子搬运到神经内科病房，佐藤又将各项数据口头传达给了值班的田口。

“总胆红素 12，全身皮肤出现黄疸，重度肝硬化，针对食道静脉曲张破裂的吐血情况已经插上SB管进行治疗，吐血已基本得到控制。还有请在点滴里追加止血剂。患者有扑翼样震颤的症状，我怀疑她肝功能衰竭，要多加留意。”

翔子忍不住偷看正对着连珠炮般发出一连串指示的佐藤慢半拍地附和的田口，心里念叨着：GUCCI医生，好久不见。

田口公平，总是身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袍的中年医生。说是神经内科的万年讲师，不过似乎“不明病症倾诉门诊负责人”的头衔在医院里更为通用，因为这份无聊的工作只要求耐心倾听患者的牢骚即可。据说院方对此还颇为重视。别名——牢骚（日语 GUCHI，与 Gucci 发音相

似)门诊,正好还是田口(TAGUCHI)名字的谐音。如果不慎被本人听见,也只需换个说法称为田口门诊,可谓是用至极。这个名字好像也是自从他把护士的 Gucci 包包错认为 Chanel 以后大家对他的称呼,然而他本人似乎毫不知晓。

牢骚门诊是东城大学医院里禁止随便入内的地方之一,是连教授都不能恣意妄为的圣域。田口是安抚患者不满情绪的天才,翔子曾经就见证过这一点。当时翔子还是刚进医院的新人,她负责的一名病人就曾受过田口的帮助。翔子目睹了田口安抚病人情绪的一幕。从阑尾破裂转为腹膜炎,手术后伤口又化脓开裂的病人,碰上这种事情任谁都会感到气愤,但这种病也实在是毫无办法。患者脾气也倔犟,跟他解释了很久都没用,最后连速水部长也束手无策,于是这烫手的山芋就被送到了牢骚门诊。

第一次谈话,在场的翔子被带到隔壁休息室,跟藤原护士闲聊了一会儿。藤原护士在到了退休年龄时即被再任用制度聘回,成了不明倾诉门诊的专职护士,是位历经磨炼的职场老资格。听闻藤原是个铁面护士,翔子胆战心惊地与之接触后,发现了她平易近人的一面,与她聊聊院内的趣事,二人也是相谈甚欢。从此,时不时地来拜访牢骚门诊便成了翔子的乐趣。不知不觉中,那个顽固的家伙也被田口安抚,以至于不知道他们聊天内容的翔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怀疑田口是不是用了什么魔法。

田口好像有着很硬的后台,不仅对院长颐指气使,还把东城大学权威人物内脏统驭外科黑崎教授最中意的看板副教授发放到美国,对厚生劳动省派来的室长更是毫不客气地指挥来命令去。最后夸张到田口被当成现东城大学地下界的超级危险人物来对待。在今年伊始的袭击东城大学的飓风——心脏外科的巴提斯塔丑闻事件中,只有他被擢升为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受到了前所未闻的大提拔。其阴险度可与院长老狐狸一较高低。

翔子想,妖魔或许就是指这一类人吧。

除此之外,翔子还从别的地方听说田口是高阶院长的心腹。评论的人往往还会在背地里把“心腹”换做“跟屁虫”来消遣。大学医院真是个麻烦的地方。

翔子正偷偷看着田口的时候,田口对佐藤说:

“有什么注意事项也请一并告诉我,急救方面我是纯粹的外行,一窍不通。”

佐藤看着神色不安的田口,又补上一句:

“如果有突发状况千万不要客气,请立刻联系我或者速水部长,今晚我们两人都值班。”

“如果是两位急救专家值班的话,我就稍微安心了。”

佐藤更加热情细致地传达了相关注意事项,听得田口不住地点头。就在佐藤大致传达完指示的瞬间,医院内的 PHS(PHS 系统是日本自行研发的数字式无线电话系统。发射功率远低于一般 GSM 移动电话,是唯一可在医院使用的移动通讯系统)及时地响了起来,佐藤面色紧张地应答道:

“右腿切除手术做完了吗?您辛苦了!二号床位空着,可以直接入住……什么?转到整形外科?您稍等,我现在就下去。”

用眼神向田口示意了一下后,佐藤快步离开了房间。

目送佐藤离开的背影,田口转头看着翔子和小夜,问:

“刚才打来电话的是哪位?”

小夜举手示意,田口继续说:

“所幸今天还有空床位,倘若没有的话你打算怎么办?救死扶伤的行为本身值得尊敬,然而如果不能有始有终地照顾到最后却擅自承接下来的行为,未免就太不负责了。”

面对田口出乎意料的严厉指责,小夜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边翔子早已气得火冒三丈,便脱口而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您的意思是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病人吐血至死吗?”